

二哥、二姐和妹妹

二哥自小比较调皮,照片里的二哥脚趾头都是翘起来的。但二哥为人非常厚道。他年轻时喜欢两样东西,一个是体育,每天早晨做俯卧撑,做好了才去上学;二是唱歌,发声像歌剧演员,大家都劝他去考音乐学院。我们家里除了父母的清淡传统之外,兄弟姐妹放假回来聚在一起,加上表姐表妹都来,就非常热闹,真可以说是“通宵达旦”。这时大哥就讲故事,像《月亮宝石》《福尔摩斯》等;二哥则是唱歌,他的歌唱得非常好听,我们就在一旁跟着学,而且一首接一首唱。

二哥1936年出生,十八九岁时到山东师范学院上大学,毕业后在临清三中任俄文教员。二哥在那里跟学生的关系很好,常带学生到河里游泳。我们家的许多事,大哥由于身体的关系管不了,就落到二哥的肩膀上。二哥很孝顺,母亲看的书都是二哥拿来的,他每天必做的事,就是为母亲讲笑话,外面有什么消息也在第一时间告诉母亲,让母亲开开心心。

有关父亲的所有资料的整理、出版等事宜,也都是二哥在费心费力。前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从广西美术出版社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共出版了父亲的著作和有关父亲的专著达二十几种,都是二哥一手经办的。

二姐从小就极其聪明,一部《包法利夫人》,一个晚上就看完了,第二天能把故事讲得清清楚楚。来客人时,她进了厨房,很快一桌子菜就端上来了。什么事都能干。商务印书馆有个姓沈的老经理,是父亲一个学生的



名人传记

傅益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瑛,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瑛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亲戚。据说他算命算得很准,他说我二姐一点一划分明,你们家可以交给她管,但这个女儿厉害。沈老板也给我看相,说我一撇一捺糊涂。我妈妈一听就急了,担心我以后怎么活下去。沈老板不紧不慢地继续说,不要紧,不要紧,糊里糊涂,天机照顾。

二姐特别要强,父亲对她有求必应。她要学钢琴,父亲就专门给她盖了间琴房,还买了许多琴谱。她不弹琴后就学画,国画、油画都画得

不错,林风眠很看好她。她对我们全家的生活细节特别熟悉,父亲的习惯、家里的菜谱,她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我的妹妹傅益玉,比我小三岁。她是在江西外婆处长大的,五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回来后,适逢政治运动多,周围空气非常紧张,所以妹妹在家里一直有陌生感,对任何人都客气,保姆喊她帮忙干活也比较容易,甚至连摆碗筷之类的事都喊她。有些人常常因为这些原因而产生叛逆心理,妹妹却相反,地道的“温良恭俭让”。

妹妹的人品特别好,“仁义礼智信”全有。她从小一直是学做孔融的。她没有点心吃,从来不说要买点心,母亲买来后会让她给阿姨吃,让给别人吃,说既然有了,就应该给别人吃。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当了大队长,带队做早操,她在上面做,我在下面跟着做。“文革”一开始,她小小年纪便成了“走资派”,因为她已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全家遭遇灭顶之灾后,她也被隔离审查。从学习班出来后,她一个人背着行李,在山东和洪泽湖两地跑来跑去探监,给大哥、二哥送衣送食,受尽了人家的白眼和奚落。后来她到六合乡下插队,拔萝卜、赶鸭子,六分钱一个工,一天就挣六分钱,相当于一个鸡蛋的钱,因此鸡蛋蛋工,妹妹就连这样的工分也拿回来给母亲。上调回来后,妹妹进了工艺美术研究所。

在我去日本读书之前,大哥也同样教她画过素描。她的作风与我不同,我是歪打正着,想到哪做到哪;她是扎扎实实,兢兢业业,没有十分的把握绝不揽一件瓷器活。

希特勒对“狼”字的怪癖

大概是在1942年年中,希特勒的司令部搬到了乌克兰的文尼察地区。正是在这里,在一个崭新地方,在这些受到严寒侵袭的新木屋里,希特勒将和他的东普鲁士司令部共度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

我们要陪同希特勒前往乌克兰。突击队小组从柏林起飞,大约提前一小时乘坐“秃鹰”到达。这架飞机是希特勒调来的。这样,我们便可以准时到达现场,迎接希特勒的到来,因为他乘坐的飞机比我们的飞机要大,速度也更快。

乌克兰司令部设在一片林区中,大部分是木屋,唯一的地堡供希特勒的随从及亲信在受到空袭时使用。希特勒本人有自己的碉堡,实际上那是一座更大的木屋。他有一间工作室、一间带壁炉的客厅、一间厨房、一间冲凉房、一间侍从房和一间经过简单布置的卧室。

如同在希特勒的其他前线司令部一样,我们是四至六名突击队员轮流值班,但似乎更灵活一些。在这里也一样,我们用不着看管电话总机,主要任务是表明我们时刻待在希特勒身边。一天24小时,我们中总有人在他身边待命,不是跟在他后面就是守在他的门前,一旦出现情况便立即作出反应,无论白天还是夜晚。

乌克兰司令部被希特勒命名为“狼人”。当时,一名“老人”向我解释了希特勒为何有用“狼”字的怪癖,几乎什么地方都套用。他告诉我,这一习惯可以上溯到希特勒执政前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希特勒刚刚在德国某城出席完一个重要会议,当时天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中当中国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关键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如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耶文字整理。

色已晚,随行人员想尽快找到一家酒店,以便“领袖”能够早点休息。但是,他们屡次碰壁,一些老板借口说没床位,另一些则含蓄地说,出于政治原因,不愿让国家社会党的领袖住进来。这种事情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并非所有人都是纳粹的支持者,而且远非如此!但那天晚上,天太晚了,护送他的一名成员提议说,不要再希特勒的名字登记酒店了,有人建议用“狼人”的化名,这个名字博得了“领袖”的

和植物人结婚

我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先办了房屋转让,把产权转让给了怡他大舅,外加了30万人民币,萍姐与她大舅的感情最深,她大舅人也最朴实,家庭条件也最困难,他有两个儿子,都没有成家,这房子和钱多少解决了他们目前的困难,他推三推四不肯收,倒是他老婆十分爽快,推让了一阵后,爽快地收了下來。

他二舅与三舅拿到了我赠送给他们的闹市区的50平方米的店面房,满心欢喜地去装修了,见到我免不了说一些谢天谢地谢人的话,但我照例是淡淡一笑,手一挥,“没什么!”

萍姐的姐姐经常帮萍姐的忙,早已学会了卖画的窍门,她早就把生面店关了,等我把画廊的产权转让后,她便大刀阔斧地做起买卖来,她原先是在生意场上滚爬的,现在掌握了萍姐打下的关系网,加之她能说会道,做起生意来左右逢源,而且她十分用功,没多久,还掌握了一些绘画技法,对作品的优劣还多少能看出些门道来。

医院里静静平躺着的萍姐一直有护士精心照料,由于有充足的资金的保障,对萍姐的护理一直很周到,不过王院长私下常对我说:“方总呀,这费用实在太高了,拖下去不是个事,还是接回去,请一个人照顾照顾吧,你做到这一点已不容易了,俗语讲人在人情在,现在她女儿不在了,你也犯不着再这样付出了。”

王院长是我的至交,这番话可算是肺腑之言,单从他眼镜后透出的慈祥的光芒、光光的额面、稀疏的头发看,他就是一个绝对可信的

都市小说

刘志庆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Z市某电子公司经理方小华结识了利用暑假来公司打工的女大学生林怡,两人坠入爱河,后造访其家,方知林怡是他曾经暗恋过的女知青林彩萍的女儿。方小华瞒着这对母女,周旋于她们之间,她从母女两人身上寻求不同的情爱刺激。但,纸是包不住火的……

长者,可他哪里知道我与萍姐的关系呀。

我悄悄地对他说:“老王呀,我让她再住一阵子,不瞒你说,等我把一些事处理完后,我将和她举行婚礼。”

“举行婚礼,和她?她是谁?”王院长把鼻梁上滑下的眼镜往上挪了挪。“还能是谁呢?林彩萍呀。”“你……方总,我们是老朋友了,你还有心思和我老头子开玩笑?”王院长有点生气了,这个老头是一个耿直而又爽快的人,谁要是当

面调侃他,他会非常生气的。“老王呀,”我的话语又显得吃力起来,“不瞒你说,我真的要和她结婚,这不是笑话呀。”

王院长看了看我,见说得认真,更加吃惊起来,平素我们来往甚多,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他。“方总,仗我岁数比你大,说你两句可别生气。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和一个植物人结婚图什么呢?如果你和一个60岁的老太结婚,即使是为了钱,也能理解,可抛弃自己的事业财产和一个不可能履行妻子义务的女人结婚,天下哪有这等傻事,而且这从法律上也说不过呀,你不怕别人议论?你的父母、亲人会同意吗?另外社会舆论会怎样看……好了,方总,听我一句话,你付出得够多的啦,你又不欠她们什么,碍着谁吗?”

老院长的话不能说没道理,但我不可能听从他的了,他并不知道我与怡的确切关系,他只朦胧地感到我在追求萍姐的女儿,所以他倒没有说名分上有多么不合适。

我把自己的想法对他和盘托出,他听了后叹口气,“你的想法是对的,可这种牺牲太大了,换了我,我肯定做不到,不过说老实话,像你这样的植物人,不是直系亲属肯定是护理不好的。唉,人生无常呀……”没几天,我与林彩萍准备举行婚礼的消息传遍了Z市的大街小巷,刹时间湖城风雨,许多好友打电话询问,我一作了回答,这些人大多说看不懂,想不通。■敌不已的有,苦口婆心规劝的有,轻飘飘不痛不痒地赞扬几句的也有,我全然不顾,只是一味地张罗婚礼的事。

11月4日,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我和林彩萍结婚了。

现场见证人

二十日十四时四十分。被村长带进来的是四兄弟的司机兼保镖。高个,大块头,浓眉阔嘴,显得勇猛粗壮,孔武有力,此刻却脸色灰白,眼垂暴突,神色萎靡,满面惊惶,全然一副垮了的样子,神态与身架极不相称。

村长介绍说,这是四兄弟被枪击时在场的见证人之一。当时在场的还有两个,此时都在医院里服侍料理。这个司机刚开车回来,就被村长叫来了。

司机进了窑,谁也没看,一屁股就坐了下来,显得极度疲累的样子,脸上恐惧的样子,仿佛还没从昨天晚上受到的惊吓中恢复过来,一开口就万分沮丧地说:“完了完了,四兄弟这下子可是全完了。没救了,一点儿也没救了。”司机说他刚从医院回来。老三死了,唯一活的老大也没什么希望,就是个活下来,不是个傻子就是个瘫子。“完了,完了,这一下子可是全完了,一点儿指望也没了。”

“这个你就别说了,这些大家都晓得了。你就光说说晚上的事。你听到的,你见到的,咋来的,咋打的,咋了结的,前前后后,有啥说啥,从头到尾都说一说。”村长仔细地嘱咐道。说完了,见司机脑袋还耷拉着,便又小心地催促了两声,“说吧说吧,说吧说吧。”

“咋也没想到,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司机好像一下子又沉浸在那种恐怖中,“谁晓得那家伙还会来!都成那样了,都以为那家伙死定了,谁晓得还能从山下爬上去,从山上爬下来。那会儿都只想那家伙要是死了咋应



名家新作

张平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残疾人狗子,被安排当了护林员,这是一个肥差。却招来了灾难——有人断他的水,断他的电——这些事情原来是在附近村里居住的“孔家四兄弟”干的。狗子忍无可忍,以鲜血流淌的身子,爬行到村中,用仇恨的子弹将“四兄弟”一个一个杀死……根据《凶犯》改编的电影《天狗》获得2006年度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

付后事哩,都想着那家伙可能死到哪儿去了,咋能想到原来是取枪去了!你们就不晓得,那家伙当时都给收拾成啥样了。要是放在一般人身上,早死十几回了。谁晓得那家伙还能这样。你说那家伙伙毒不毒,还能闯进家来,把四个人一枪接一枪地打倒,你说这有多吓人!真是吓人,这会儿一想起来也后怕,人跟人咋就能成这样儿!”司机说到这里,就停顿下来,脸上依旧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神色也显得更疲惫,脸色也更差。看他那样子,

欢心,由此传了下来。

沃尔夫斯堡就是大众汽车城,是第一个使用希特勒化名的地方。接着,许多司令部也陆续采用这一名字,第一个司令部是用“狼谷”,它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境附近。接着,“狼穴”和“狼人”又出现在东部战场。这个名字似乎与希特勒的形象很贴切,所以一位名叫威尼菲雷特·瓦格纳的女亲信有时毫不犹豫地小范围内称他为“狼”。

“狼穴”后来成了狼人的败北司令部。正是在这里,人们经历了最初的艰难时刻,战斗屡战屡败,来自前线的坏消息没完没了。电报像雪片般飞到这里,传来敌人将轰炸德国城市的坏消息。我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只感到一部重型压路机正向我们滚来,不可能停息的火轮正猛烈地向我们滚来。但希特勒的这种恐惧感不会流露出来,起码不会在我面前流露出来。在木屋里,小路和公共场合,人们能隐约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当然,有时会发生激烈的争执,彼此意见不合,会面不欢而散,但也仅此而已。尽管灾难已经初显,但在当时,我们只能隐约见其轮廓,我从未见到过真正歇斯底里的场面。

我仍记得希特勒和国防军高级指挥官之间的一次激烈争辩。我不清楚是什么事,总之,下午两点左右我在值班,房间的门没关严,里面正在开会。将军们刚一离开,希特勒的办公室便立即传出悦耳的音乐。我朝窗户里看了一眼,希特勒正倒在一把椅子上,完全沉浸在留声机播放的旋律和歌声中。他显得筋疲力尽,黯然神伤,与此前不久刚刚发生的激烈争吵形成强烈反差。

也不知是为四兄弟担心,还是为自己担心。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接着说起来。

“那会儿大概就是个三四点吧。家里女人孩子都已经睡了,我们还在客厅里摸麻将。说是摸麻将,可谁的心思也不在摸麻将上。其实那会儿早就困了,摸麻将也摸不出劲来,可就是没人想睡觉。我心里当时也清楚,别看他们嘴上还咋咋呼呼的,心里早毛了。老大早就沉不住气了,说了几遍要派几个人到山上去看看。如果那家伙真的伤得厉害,就把那家伙拉到村保健站去,先给治疗治疗,不管咋着,先让那家伙保住命再说。老三就不让。老三说了,那家伙能跑出村跑到山上去,就跑不到保健站去?老四也不答应,说那家伙知道咋的料理自己。说那家伙还肯让自己就那么死了?就是要去山上看看,等到明天也不迟,让那家伙活活活上一晚上罪好好尝尝味道。后来大家就不做声了,大概都以为老四说得也有道理。他们就是光想着那家伙死了,却没想到那家伙原来是回到山上取枪去了!”

“这会儿想起来好像真是天意。坐了一屋子的人,就不晓得那家伙是咋的摸到院子里来的。唉,那么大一个活人给逼到绝路上,那还有不出事的!”

“说实在的,咱这孔家那,几十辈子了,啥时候见过这阵势。其实在当时那会儿,我都跑到院子里了。那家伙是没朝我放枪,要是放枪,我大概也早在太平房里了。人家肯定是不想打我们,要是想打,我们一个也跑不了,想跑也跑不了。真是吓死人……”